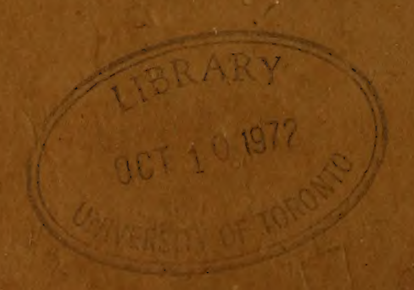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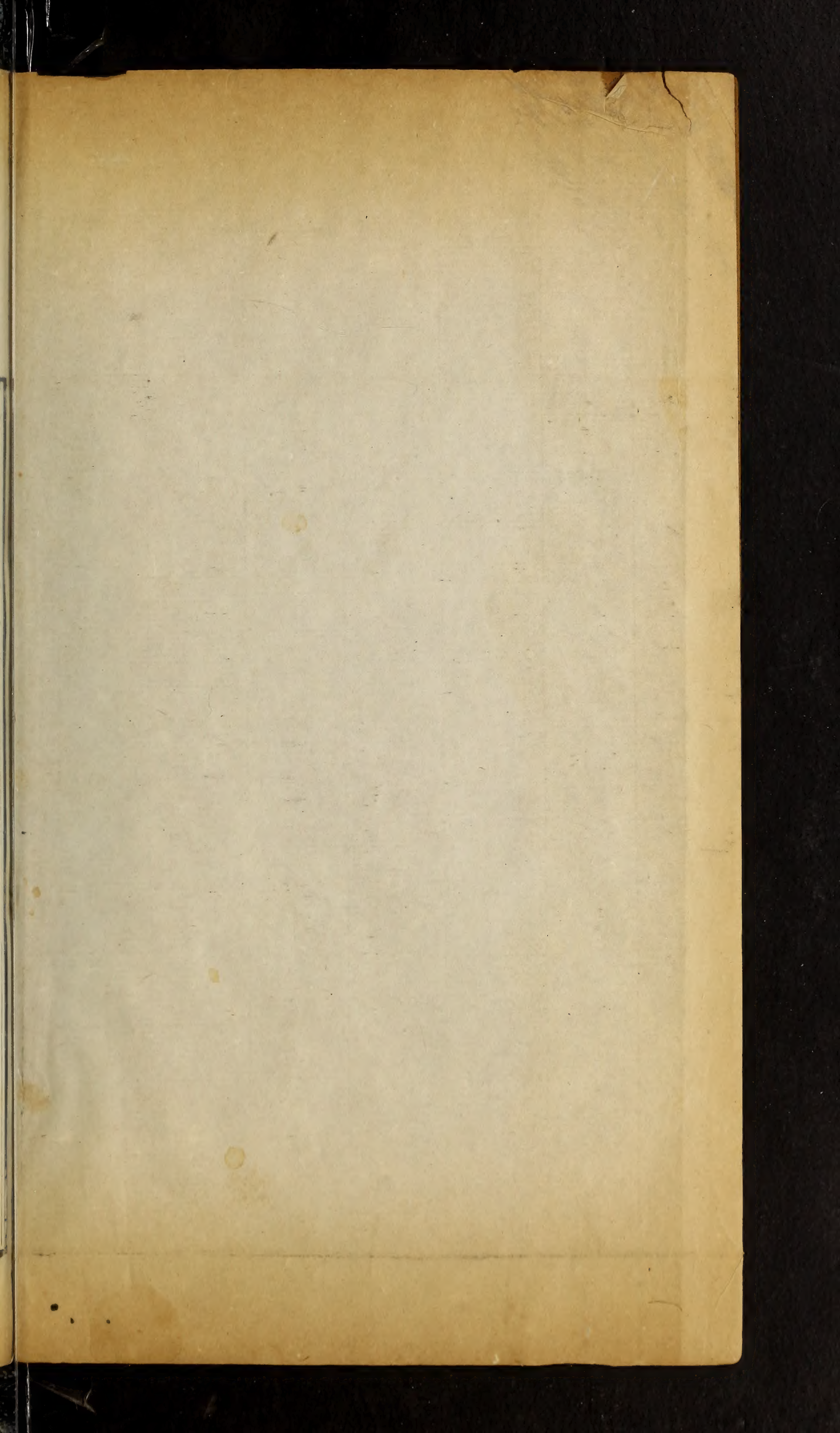
# 蒲州府志

第七冊







蒲州府志卷之十六

藝文

漢武帝元封四年詔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武帝元封六年詔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漢公卿議尊寶鼎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

制曰可

漢太史公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
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舉世混濁淸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漢吾邱壽王漢鼎對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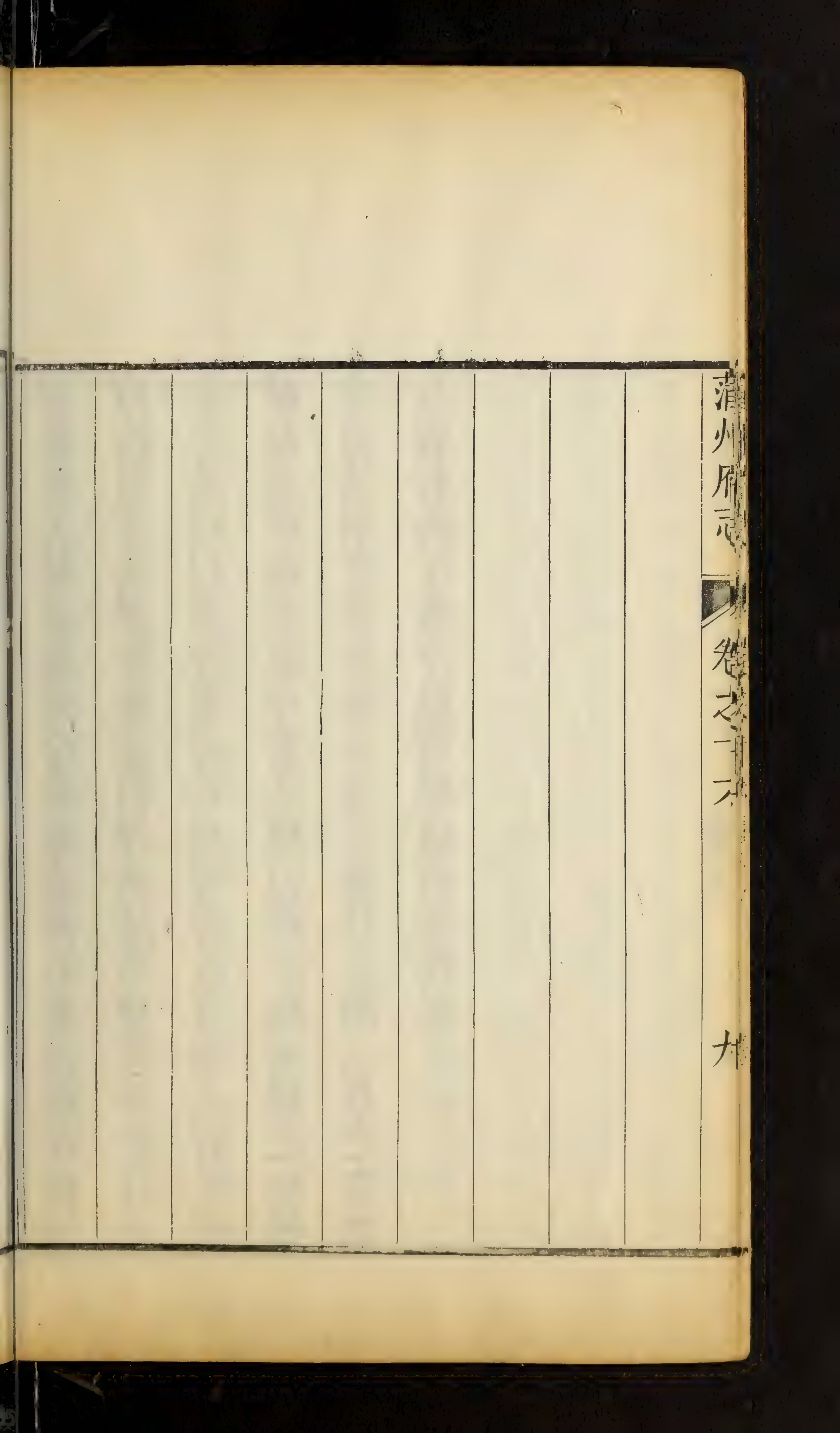
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

漢揚雄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駕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撟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邱跳巒湧渭躍涇秦神下讋跖蒐負沴河靈矍踢掌華蹈襄遂臻陰宮穆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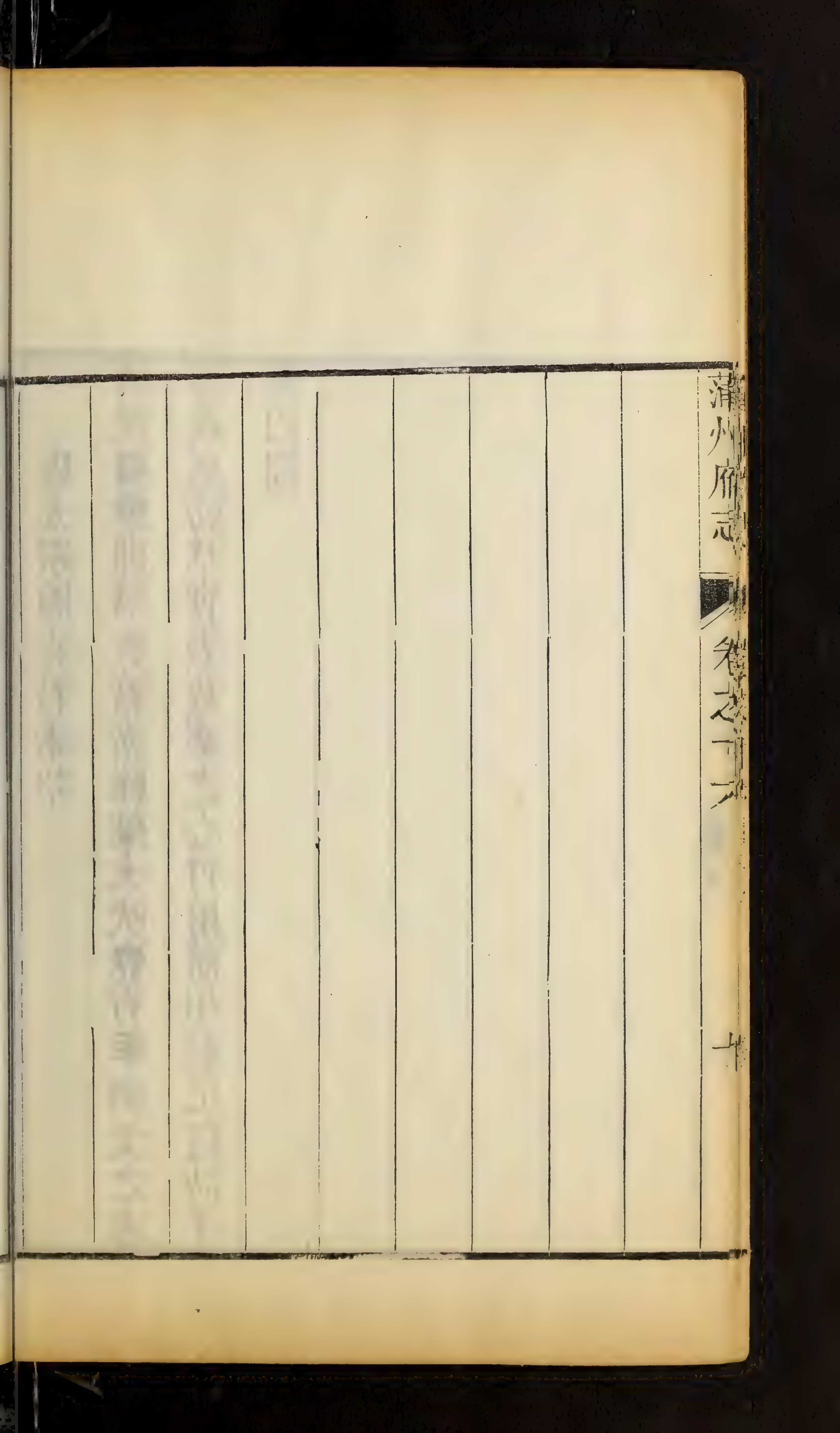
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緼玄黃將紹厥后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沇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覗陵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漓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沈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

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虖歸來
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
兮將悉總以羣龍麗勾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
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
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唐太宗贈堯君素詔

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子孫以聞



唐元宗祠汾陰后土碑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脽上祠者本魏地郊邱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陡絶景象相傳肸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於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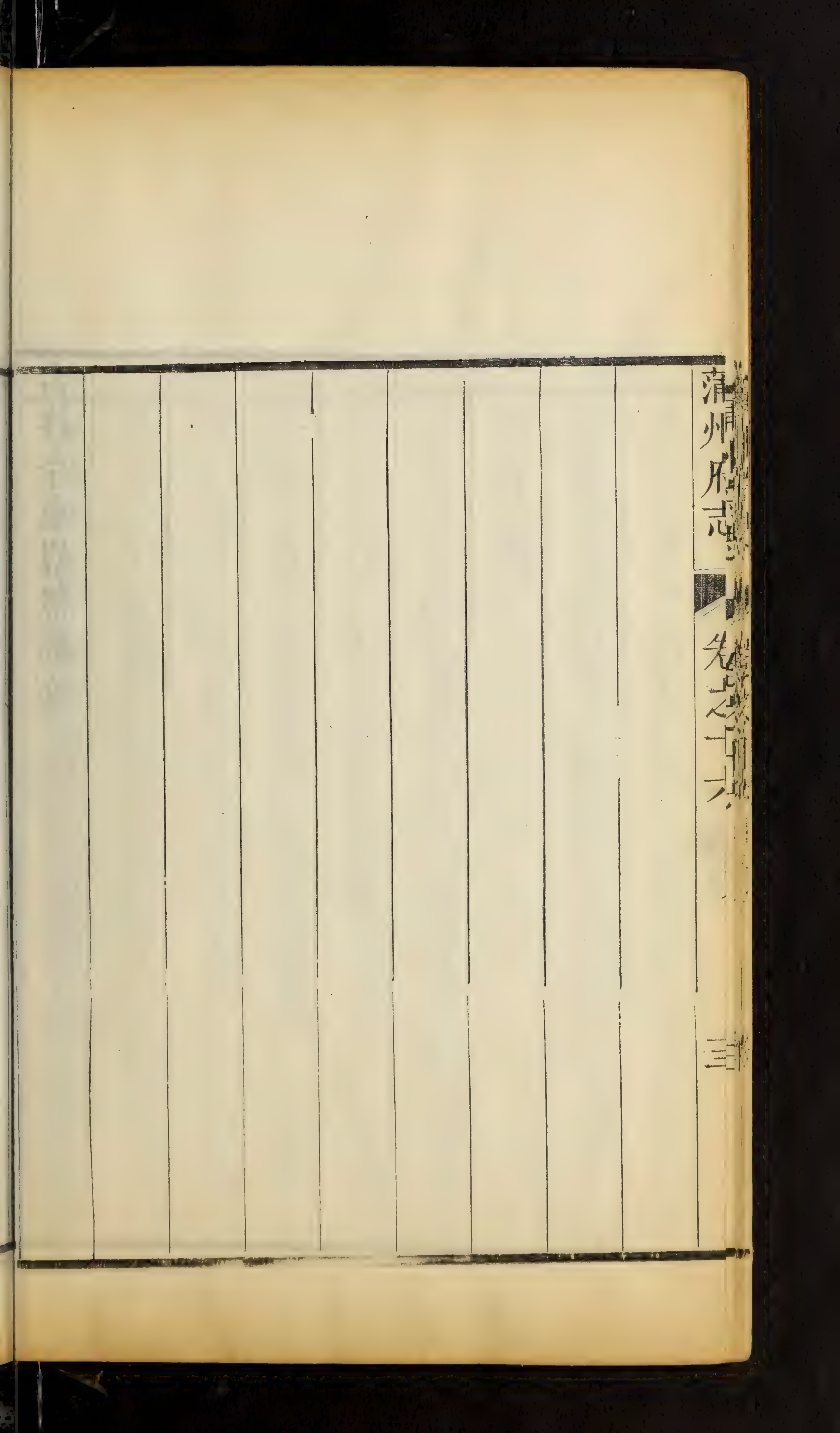
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為損益所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於齋宮庚申親祀於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栗無所責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

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敎以孝柰何郊邱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邪於戲亨於至誠錫以蕃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眚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

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虔
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
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
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彼汾之曲高脽傑異景象遺光壇埸舊位寂寥千祀
精靈長閟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
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殷乃爲我師意多漢武
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官創制神鼎勒勳

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唐德宗授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門下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爲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侯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盜寇朕甚德之位極上臺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過自疑崇信讒邪去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尚謂非實優

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避肆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頼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阻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欵悚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貸授以師傅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招緝非辜爰咨輔

臣以董戎寄具官馬燧操業端亮氣宇宏達秉難奪
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公深識大體慼慨而三軍
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服殿於北
土隱若長城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
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洗詳臨危益辨節惟正固在
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
文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惟二臣比德叶謀
往濟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
幷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幷如故瑊可兼河

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河中同絳陜虢等州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開府本官勳封竝如故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大著忠勞橫遭汙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命知悉

唐德宗授韓弘河中節度使制

門下王者統馭萬寓緝熙庶政必有文武全器柱石之臣出壯藩嶽入穌臺鼎使其效彰中外聲播遐邇所屈而人心自寧所涖而軍令自肅充是任者其惟至公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戸韓弘受天地凝粹之氣得山川崇深之靄厚其體而壯其容虛其心而宏其量蛩洞戎兵之學久膺節度之權隱然大梁克有成績及功宣盪寇志展勤王懇申戀闕之誠竟遂來朝之禮位高百

辟榮冠一時恩極而愈恭名光而益勵朕方欲樹以
垣翰仗乎忠賢乃睠關河之首實爲股肱之郡自昔
重寄無非元勳是用命以上公復茲雄鎮於戲頃居
東夏父子偕分閫之榮今處近郊伯仲並登壇之貴
道苟積於忠實顧何愛於寵章往惟欽哉副我明命
可守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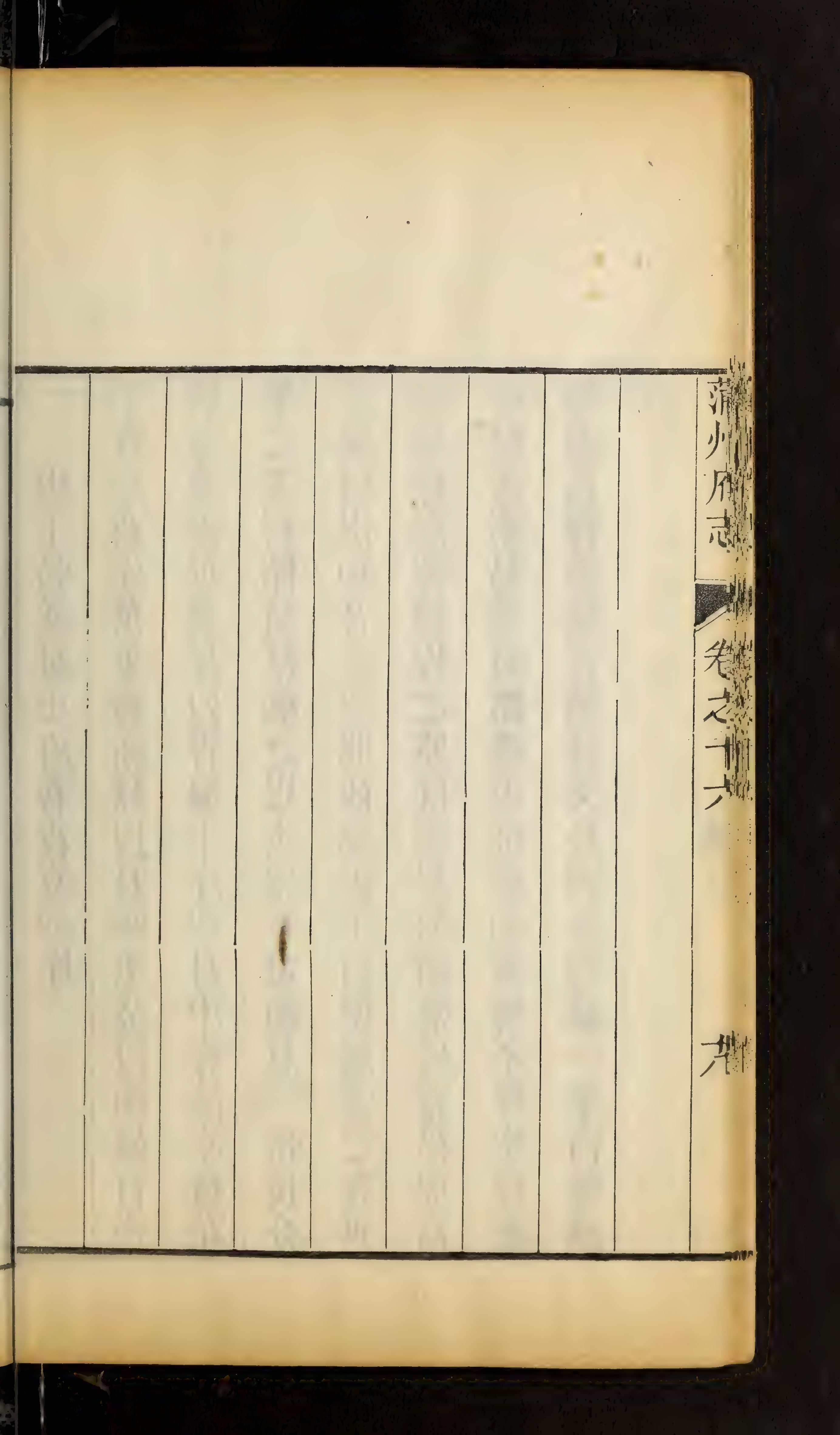
唐王勃冬日遊汾陰送韋少府序

游汾勝壤樓船高漢帝之詞卜洛名都城邑辨周公之跡仰天文而窺日月雖共光華憑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韋少府玉山四照珠胎一色縱橫振鋒穎之才吐納積江湖之量子雲筆札擁鸞鳳於行間孫楚文詞列宮商於調下牽絲一命披林野而隨班考績三年指蘭臺而赴選移征駕背長亭地隔風煙人離歲月四字缺既同斟桂之歡岐路風塵即斷驚蓬之思下官詩書拓落羽翮摧頹朝廷無立錐之處邱園有

括囊之所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樓遲少留城闕忽逢萍水對雲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撫形骸而何託於時氷霜裂地星象迴天朔風動而關塞寒明月下而樓臺曙各題一字傳之兩鄉云爾

唐王勃桑泉少府春夜宴別序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別芳筵而促興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別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懽盡動息（二字缺）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既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候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唐楊炯汾陰薛公行狀

高祖德魏給事中黃門侍郎御史中尉散騎常侍直閣輔國二將軍齊州刺史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華州刺史謚曰簡懿曾祖孝通魏中書黃門二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關西道大行臺右丞常山太守汾陰侯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齊鄭二州刺史祖道衡齊中書黃門二侍郎隋吏部內史二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陵邛潘襄四州刺史襄州總管司隸大夫皇朝贈上開府臨河縣開國公父收皇朝上開府

兼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上將軍府記室參軍文學館學士上柱國汾陰縣開國男贈定州刺史太常寺卿謚曰獻河東郡汾陰縣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狀昔者唐堯之協和萬邦也有若四岳之敬順昊天曆象日月虞舜之愼徽五典也有若八元之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夏禹之分別九州也有若咎繇之謨明弼諧允廸厥德殷湯之南征北怨也有若伊尹之格於皇天姬文之受命作周有若虢叔之閎於上帝自唐虞而列考及秦漢而無譏元首必藉於股肱

方隆太平之化賢者必待於明主克致崇高之業若
夫驂駕六龍驅馳七聖斟酌元氣財成天道者其惟
聖人乎弘闡大猷發揮神化匡正八極阜成兆人其
惟良宰乎我大唐之建國也粵若神堯明揚側陋文
王叶於朕卜迎太公於渭水高宗求於朕夢得良弼
於傅巖若歲大旱以爲霖雨若濟巨川以爲舟楫者
也公含天地之間氣依日月之末光能備九德兼資
百行探賾索隱極深研幾髫亂之際羞言霸道詞賦
之間已成王佐年六歲襲爵汾陰男十一太宗召見

勑弘文館讀書十六爲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靜縣主高宗升儲之日也勑公爲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高宗踐位詔遷朝散大夫守給事中年二十六尋拜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三十二丁太夫人憂去職起爲黃門侍郎固辭不許修東殿新書畢進爵爲侯公毀瘠過禮多不視事出爲饒州刺史上夢公徵爲右成務四十復爲東臺侍郎是歲也放李義府於邛笮舊制流人禁乘馬公爲之言左遷簡州刺史歲餘上官儀伏誅坐翰墨往來徙居越嶲五

十三赦還拜正諫大夫五十四遷中書侍郎尋同中
書門下三品兼檢太子左庶子五十九遷中書令車
駕幸洛陽詔公兼戶部尚書與皇太子居守俄以風
疾不視事高宗崩輿疾往神都抗表辭位至於再至
於三詔加金紫光祿大夫仍聽致仕以光宅元年季
冬旁死魄薨於洛陽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公地藉膏
腴姻連戚里鼎湖長往拜卿子而爲郎金牓洞開徵
列侯而尚主遂乃彈冠筮仕策名委質叩天門於畫
闕攀鳳翼於紫宸凡升右轄者一年居外轄者兩部

四遷門下二入中書用能爕理我陰陽經緯我天地
鹽梅我寶鼎樑棟我宸極理百官而察萬人平邦國
而和上下借如風后天老左右軒皇蕭何曹參謀猷
漢室未有一心事君四十餘年參兩宮而出入歷三
臺而陟降合其道也大璧縱其鯤鵬遇其時也名山
出其雲雨功成輔弼德邁幾深星象不愆方踐中臺
之位山川並徙竟遊東岱之魂天不憖遺民將安仰
越翌日詔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
諸軍事秦州刺史餘如故賜物四百叚米粟四百石

東園祕器凶事給儀仗至墓所往還司賓卿監護壟
書吊祭別降中使賜斂衣一襲雜物百端又詔陪葬
乾陵依故事也公襲封之年也受左傳於同郡韓文
汪至天王狩河陽乃廢書而嘆曰周朝豈無良相何
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神堯皇帝婕妤河東郡夫人
公之姑也每侍高宗詞翰高宗嘗顧曰不見婕妤經
數日便謂社稷不安其見重如此上幸溫泉射猛獸
公奏書極諫上深納焉後因閒居謂公曰我昔在春
宮與卿俱少壯光陰倏忽已三十年往日忠臣良將

索然俱盡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歷觀書傳君臣共終白首者幾人我觀卿大憐我我亦記卿深公感噎稽首謝曰先臣早參麾蓋文帝委之以心膂臣又多幸天皇任之以股肱誓期殺身報國致一人於堯舜伏願天皇遵黃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賜金二百鎰公有事君之節也不亦忠乎每讀孝子忠臣傳未嘗不慷慨流涕以爲帝舜非孝子朱雲非忠臣客有議之者曰寧有揚君父之過而稱忠孝者哉太夫人薨公每哭嘔血杖而後起上見公柴毀泣曰朕遂

不識卿卿事朕君父一致遂至於滅性可謂孝乎中書省有一磐石隋內史府君常踞而草詔及公揮翰躍鱗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公有立身之道不亦孝乎其年修晉史筆削之美爲當時最孝敬崩詔公爲哀冊上行幸九成宮勅皇太子赴行在所置酒别殿享王公以下時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酣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悅百官舞蹈稱萬歲賜雜物百叚銀鏤鍾一枚吐蕃不庭詔英王爲元帥總戎西討公賦西征詩一首上

稱善嗟嘆者久之因代英王屬和御筆繕寫朝以爲榮公有屬詩之美也不亦文乎黃門侍郎日疏薦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徹孟利貞等後皆有重名歷登清貫及兼左庶子又表鄭祖元沈伯儀賀覬鄧元挺顏强學崔融等十人爲學士天下服其知人公爲右成務獻封禪書及平東策上深納焉或有抵罪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評連年不决竟以死論公上疏陳其濫詔百寮廷議獄官及諸宰臣未有所决公酬對如響衆咸服焉上嘆息曰幾令我殺無

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又上疏陳請備塞垣未幾而匈奴背誕公有神通之鑒也不亦明乎儀表魁傑鬢䯱若畫身長七尺四寸望之儼然喜慍不形於色雖至於近習左右胥徒僕妾莫不待之以禮公有行己之方也不亦恭乎牧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善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因立碑頌德公有馭人之術也不亦惠乎在卭都十餘載沈研易象韋編三絶賦詩縱酒以樂當年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公有安和之德也不亦

康乎上初覽萬幾公上疏論社稷安危君臣得失上
大驚卽日召見不覺膝之前席歎曰覽卿疏若暗室
而照天光臨明鏡而覩萬象此後寵遇日隆每軍國
大事必參謀帷幄在中書獨掌機務者五年出納帝
命口占數百上曰使卿長在中書一夔足矣大駕東
巡詔公驂乘上曰朕之留卿若去一目若斷一臂關
西事重一以委卿因賜物百叚公有社稷之勳也不
亦盛乎若夫有官功者賜其官族有大行者受其大
名公叔列國之陪臣猶安社稷黔婁匹夫之介節不

志仁義古今以爲通訓書籍以爲美談況乎輔佐明
君寧濟天下生死無二始終若一業高於六相道貫
於五臣其生也榮同心比於周名其死也哀陪葬均
乎衛霍豈使易名之典不及於會同賜謚之文不傳
於終古門生故吏願述德音博士禮官佇聞清議是
則鍾繇之策降於皇魏之年王導之疏寢於中興之
日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書令汾陰公府功曹姓
名謹狀文昌臺考功竊聞生爲貴臣車服昭其令德
死而不朽謚號光其大名今謹按故府主中書令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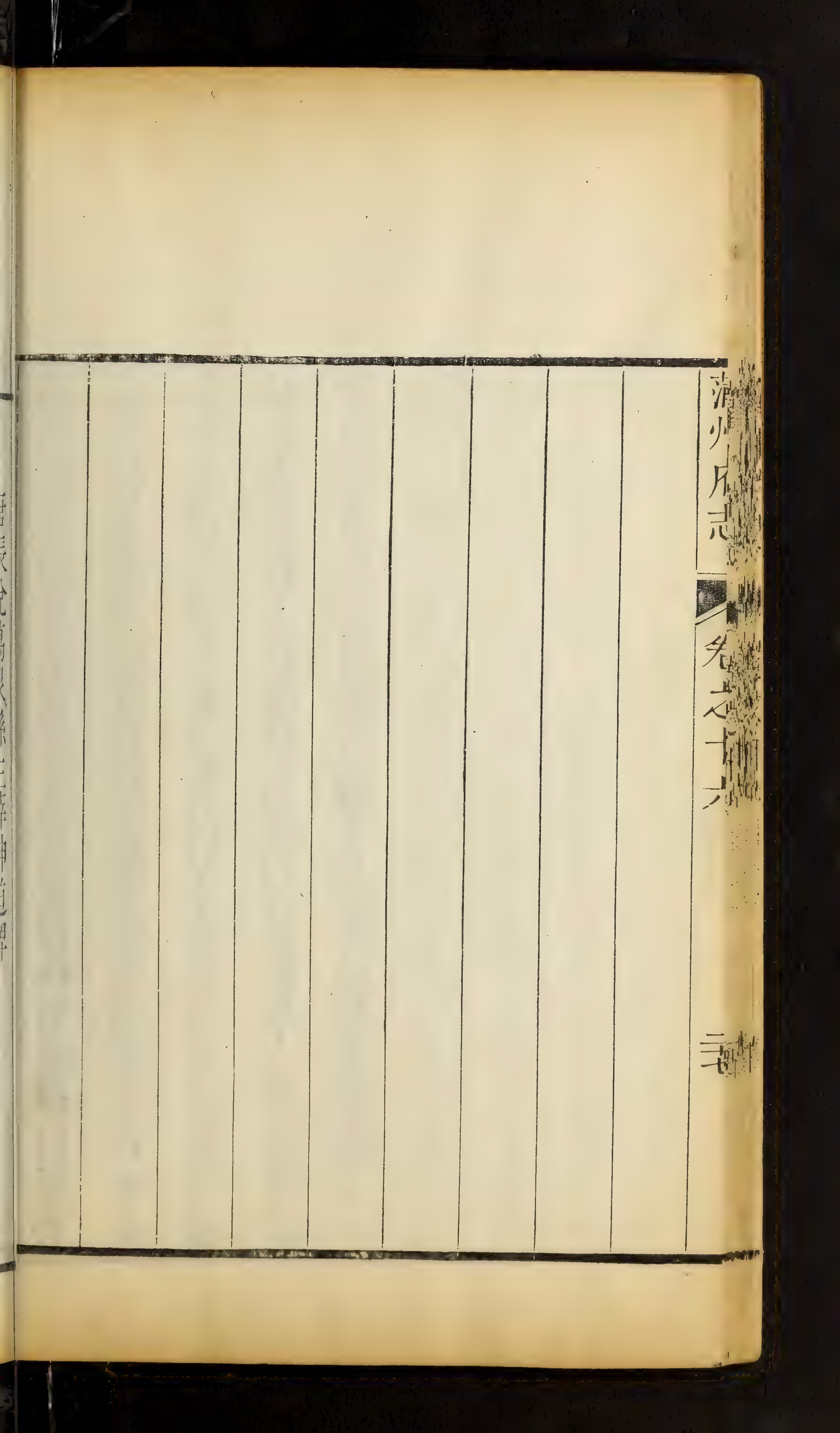
陰公贈秦州都督薛元超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運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牧輔軒皇未爲盡善皐陶佐大禹猶有慙德名遂身退生榮死哀羽父之請魯君抑惟舊典衛侯之謚文子庶幾前型謹上

## 唐張說蒲津橋贊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輳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絙百丈連艦千艘辮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摐或捉或磨或切絙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

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冶鐵伐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蒧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煉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潬鎖以持航牛以縶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

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唐張說萬泉縣主薛神道碑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忘憂怖者一修短之數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情哉何則雲虹滅彩詞人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戀在昭萘之節悼零落而偏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瓘尚陽城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鎭國太平公主其在昔也夏有居正先封周有薛侯爭長其在今

也五宗姻於帝室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辰之氣霍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而恂淑貞孝義烈之傳吉凶賓祭之儀一聞成誦紘綖紃組之制湆芼醞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廻淸泛蠶聚崩雲月韻玖硃花穠綵樹婦人能事咸臻妙焉大聖天后錬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啟弄孫之美邑封由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日親上僴乘龍之舉和鳳爲難絡八紘以選門奄千官而求俊夫以龍圖帝實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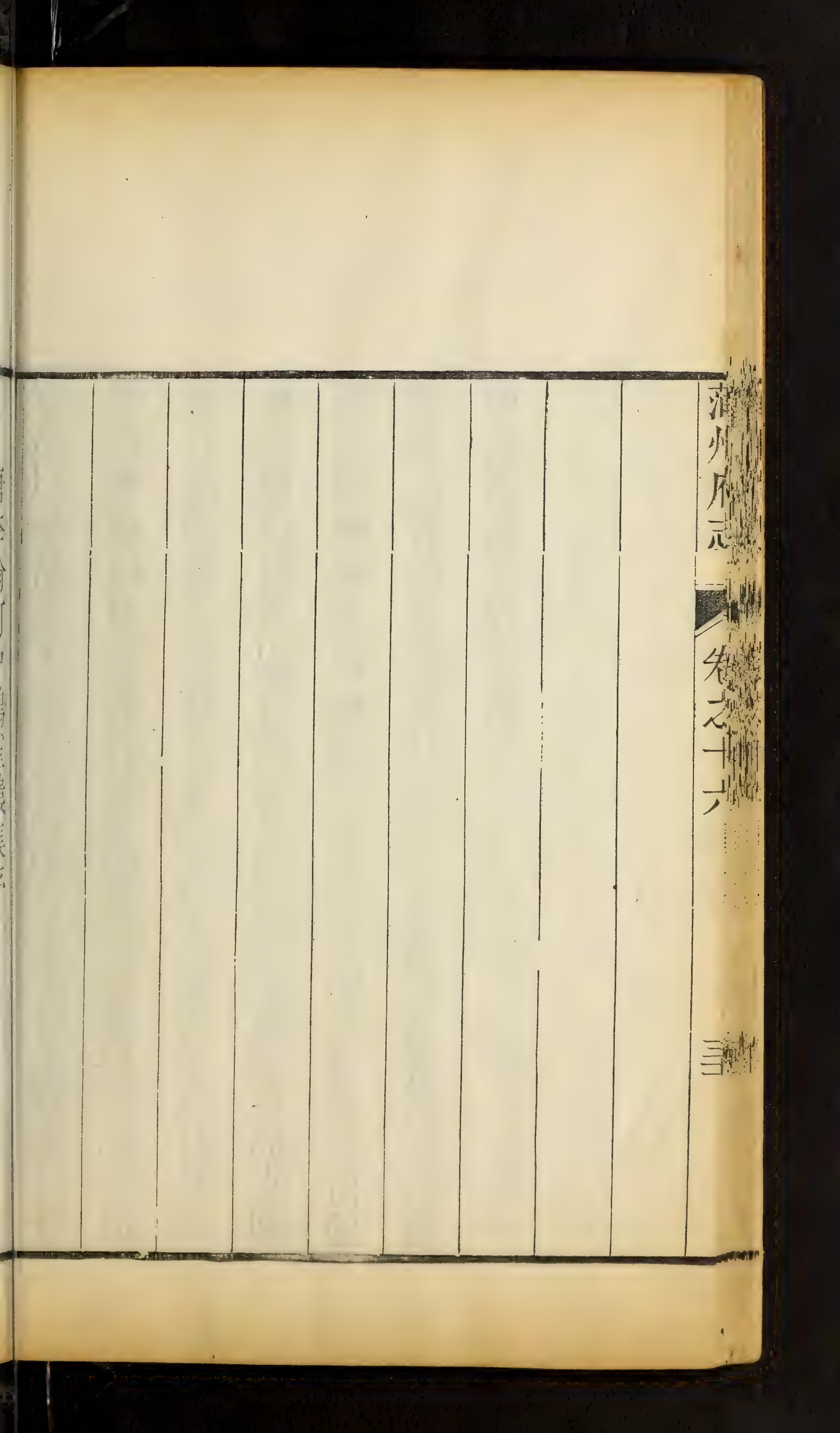
步搖之華源虎戟侯門襲燕代之雄胄人之信美帝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宮送行百寮供事迓以鑾輅遺以翟車環珮晃旒璆然在馭黼藻朱黛爛其盈門詔昏之禮於斯爲盛爾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友恭以諧公族舉宗洽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翠耀首有婉孌之心無驕矜之色希盼睞者若遲日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薄加以引納懷和饋分周賑疎屬自附窮歸忘窘故蘭行彰信於閨

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劬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廻南土龍見東京二儀更闢九族還叙望我兄兮公主贊陶鈞之力曰吾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道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戶縣主既通濟門闌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觴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幸比齊后而聯恩子壻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燠未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傅下

堂隨朱幡而同去輜軿入郡與阜蓋而齊飛辭宮闕兮歲闌戀庭闈兮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衷楚祝招而不來秦醫來而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褫顏明珠晦色平陽舊宇遂無望於歸寧懷縣新文空流連於永逝有子三人西華南容東里等或亂或岐呱呱而泣天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之洪瀆原窀穸營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遺卒由舊章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柔嘉好合善之元也肅雍

降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澤廣也熊羆其祥祚亂
大也總衆美於修嫭落驕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
又哀也昔袁亡馬氏蔡筆斯奮鄭喪曹姬潘文亦作
矧茲內範事𦺇無愧祗望夫之石以表靈邱緝幼婦
之辭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胄軒國禹相陰侯周氏其土宇英英白雲
鬱彼河汾公門蕃衍銘鼎氛氳則仁則義則戚則勳
餘慶介祉誕靈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若霜雪
𦺇如桃李舜族爰叙堯封咸秩萬泉開賦三百其室

守盛以儉居滿不溢亦既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
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饁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
我有池塘郤望青草漢葦停暮秦簫吹早歲月易忘
歡娛難保良人出守將命北徂與子偕往飲別東都
望母腸絕辭家淚枯露萎莖草霜酸衆雛魂兮何歸
京兆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闕列列行櫝
勒是徽音永觀來者



唐李翰河中鸛雀樓集序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爲層樓遐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爲勝槩四方儁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如望崑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士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茲樓乃復俯視舜城傍窺秦塞紫氣度關而西入黃河觸華而東滙龍據虎視下臨八州前輩暢當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

美原尉字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郛鴻筆佳什聲聞遠方將刷羽看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余紀事書於前軒

唐郭子儀謝河中節度使表

寄深匡輔任切安危寵命遄臨憂惶如灼臣智術凡淺才畧無聞承日月之光遇風雲之會自奉先帝徇以驅馳被甲即戎載罹寒暑比憑朝算克振天聲雖毫髮之功曾無足紀竟不能掃蕩妖孽使八方攸同謬踐中樞仍叨上將分茅錫社榮冠一時縷縷之誠切自增愧今又猥蒙驅策出鎮河中授臣以連帥之權委臣以專征之務雖才輕方名而任比桓文此陛下除奸之時乃微臣死難之日切見自古忠義之士

莫不扶危救禍憂國忘家雖在暮年猶思報主則廉頗强飯馬援據鞍以臣方之有甚前哲軍國事重不敢固辭誓竭股肱之力以副腹心之寄儻皇猷獲展寇難克平殞身戎行實無所恨

唐獨孤及呂諲謚議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臺司齗齗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

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拒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爲工謹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於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唐獨孤及重謚呂諲議

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荊門之政爲仁由己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已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

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

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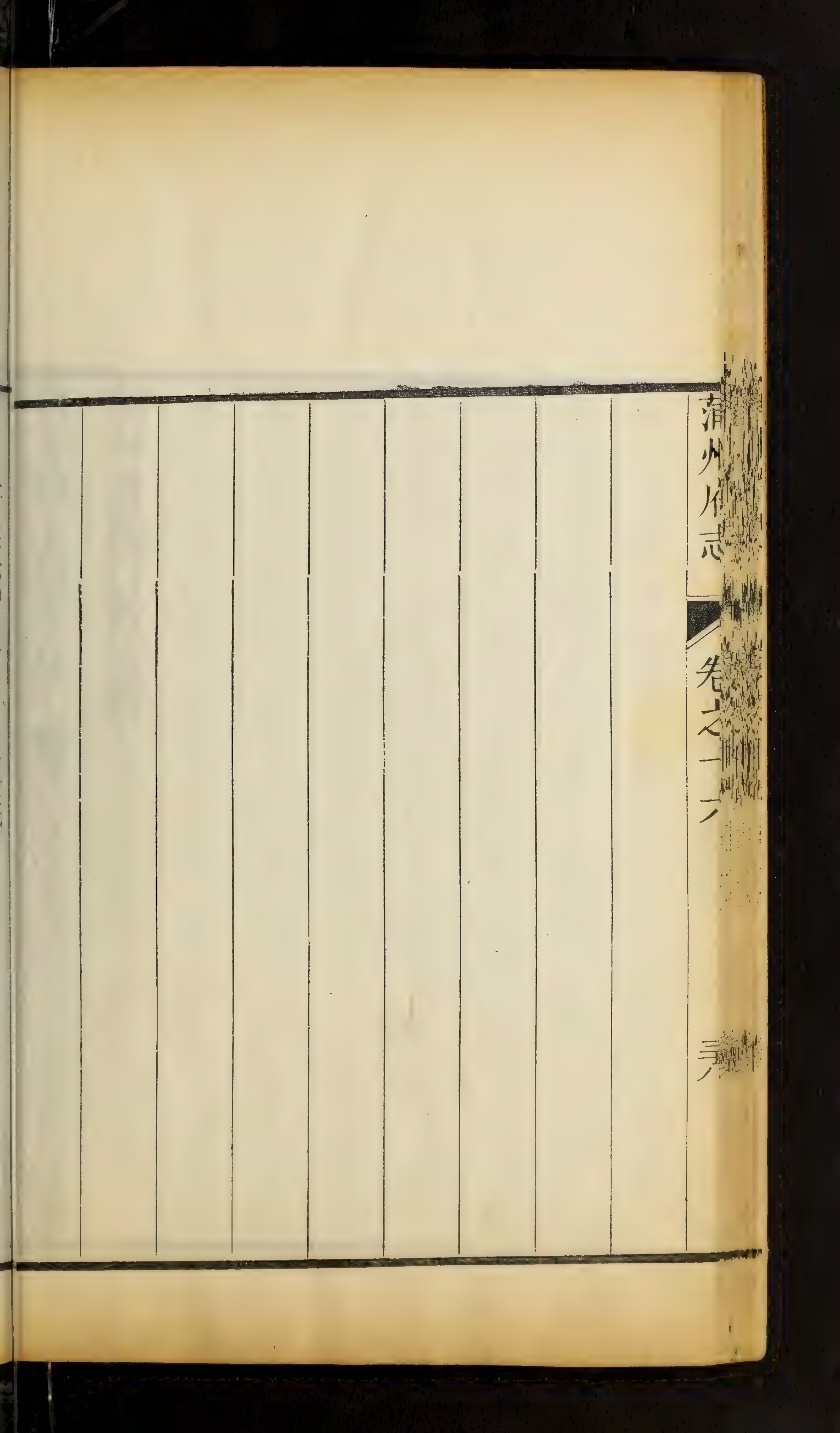
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忿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而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

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愼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囘示謹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於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義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

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

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令甲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

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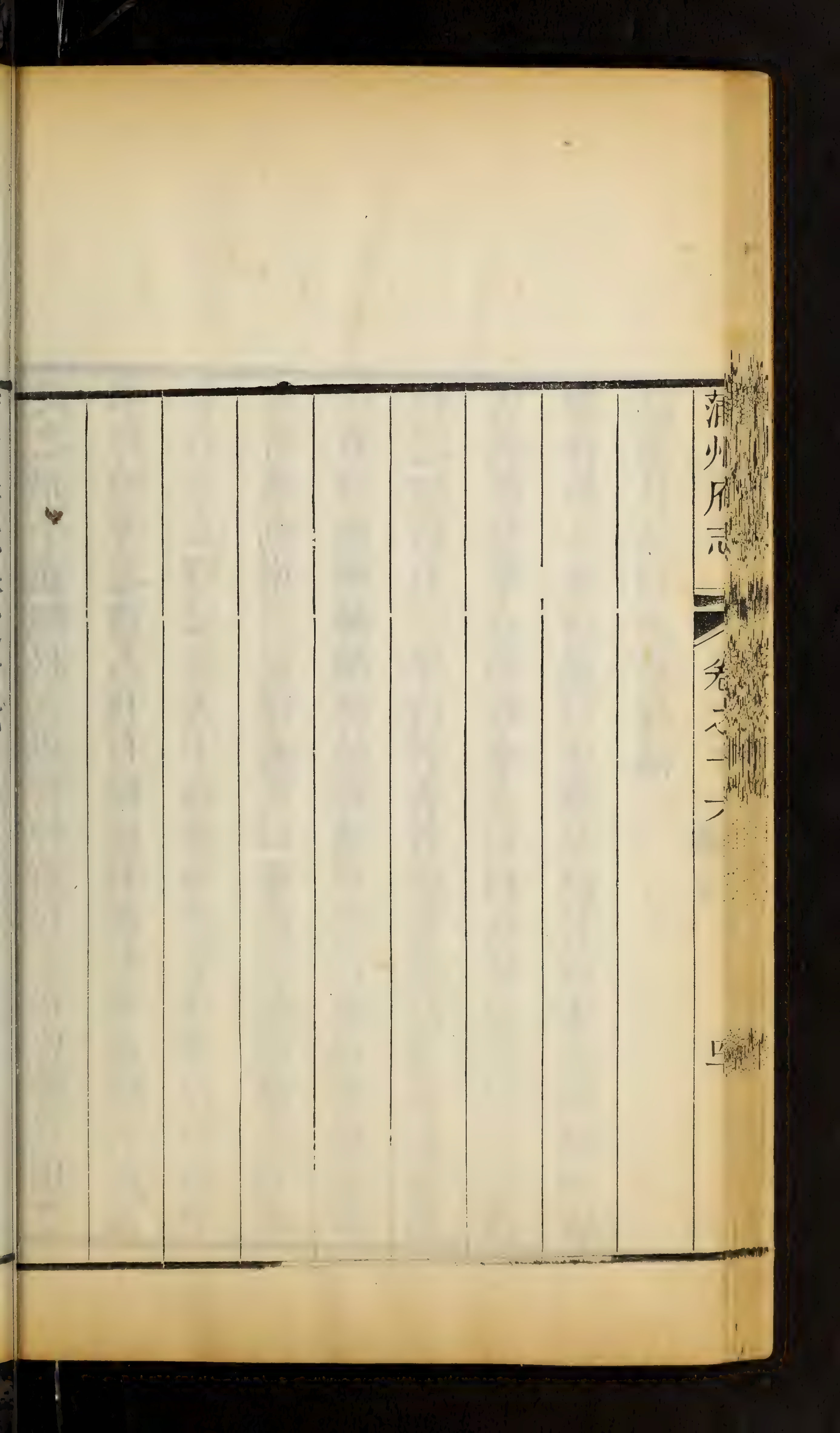
唐嚴郢駁呂諲謚議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大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

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示寛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涖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

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臺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適中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能禁纂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

請謚吕公曰忠肅謹議



藝文

唐陸贄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梗殲盪闗畿廓淸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

范蠡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定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廻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芰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
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遑也
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
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
交及遂乃蠭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
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
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
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
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態

罷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笭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徵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黎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囘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

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違命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

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
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
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
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
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
矣洎涇卒倡亂泚賊搆災豺狠螯居於禁闈猰㺄擇
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
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
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

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
制書復爵曾不蔕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
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
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
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
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
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
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
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

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懲教

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
肆視人如禽獸而綦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鋒
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
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徧旽以困於
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
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
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

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塗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汚人四

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廹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攺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

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故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常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

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愼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名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

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

明惠不貲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彫殘墜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

不能不自覥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與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

陛下雖之慎之區區上言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權德輿渾河中碑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助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眷七德輝耀威靈勤身濯行霆征風行乃緝熙於光明故琱戈淑旂以嚴師律黃旒玄衮以正臺曜湛露彤弓以彰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某其先夏姒之後爲淳維漢劉之代爲渾邪或强爲國或分以

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會祖元慶皇朝豹韜
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朝太子僕贈尚書
左僕射考釋之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
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
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勳
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廻復介祉間生元臣
功昭於前人德合於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
大司馬鄴貞翼從部勒　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為
上心膂登壇授律誓命　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

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總賦輿而爲之師長恢
王略而以之北伐兇黨盡銳壁于武亭公以事鉅師
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
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
啓行既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
捷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室士心之剋伐息兵火
之氣燄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
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臺撫封尹正復與虜
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

於是輯忠力揚奇鋒復離宫扳堅壘銜陣歴境傳於
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
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
殄寇正刑四方咸龢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
以修班制休嘉賁於草木利澤逮於鰥寡言爲軍志
動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敎遂居右弼
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於理所享年六十四
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襚弔祠有司備
物大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於萬年縣洪

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於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絶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於山東攻贊皇北取眞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於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於河曲以靜九蕃宣威於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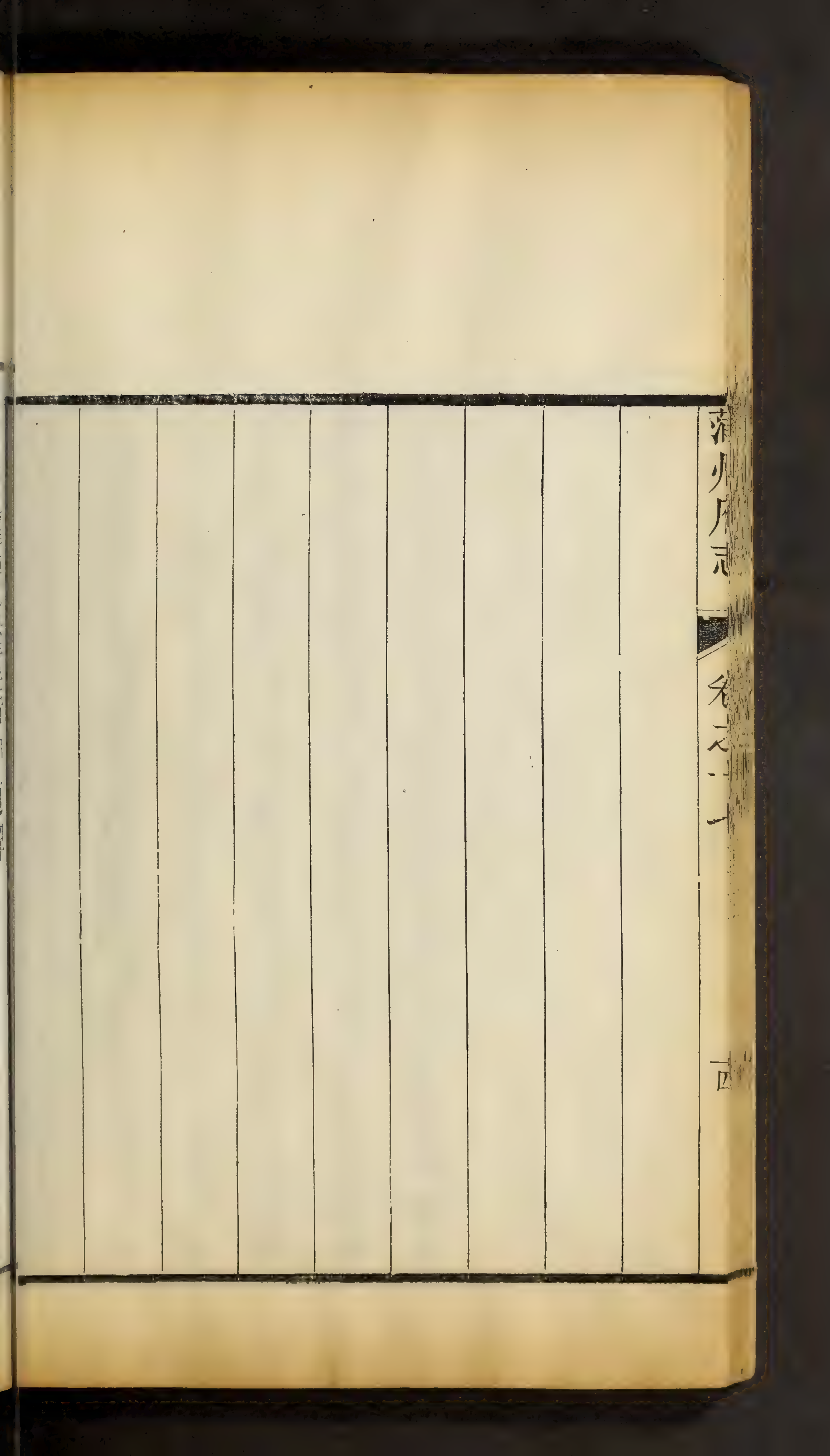
當其劾劇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爲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戸部尚書奉晉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槩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臺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考眞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絶人始封樓煩方內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之勲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

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賦
明命植端誠以糺王慝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
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
極爲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
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大史自
叙著作行已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
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尉
鋼雲陽尉鏦著位於兩宮以奉朝請試吏於縣內以
修事任食德而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

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烝彝景鐘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北戴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轓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枹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郇邠所居必聞出統藩衛入司徼巡時丁阨難節冠羣倫遄誅猲宿狂穢宮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

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祲沴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
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
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
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
襚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隧鮮原
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權德輿董晉神道碑

漢與五代孝武思理膠西相陳天人之際王道之端昌言大對統紀條貫純嘏積厚遠而寖明帝唐九葉順考古道隴西公兼將相之重承衛尉之崇啓心宣力作率慶事陟恪宗工能積其烈公諱晉字混成河東虞鄉人廉忠溫厚絜矩通理秉義以立故不爲利疚知動之微故每與吉會初肅宗受瑞命以合兵車思欲去元元於湯火致王度於金玉以文告威讓遠猷密命之爲重也故公解巾披荆棱文視草凡三徙

官被以采章代宗御天下乃清吏職以爲文憲彌綸
陪貳事任百辟交修則理道洽故公再入御史府三
爲尚書郎歷祕書監長府奉常武侯之亞今上建皇
都以纂鴻業思代天工俾寧方内故公出入屯夷昭
明有融中居大僚以至柄用貞元五年春三月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五年除禮部尚書用
耆碩俊德轉遷兵部分正弘化以本官畢命爲東都
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安危注意以左揆持相
印充宣武軍節度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十

五年二月丁丑薨於位享年七十六罷朝三日追命太傅有司易其名曰恭惠職喪法賻皆峻彝等所以視其踐履而加優之也初公以祠部郎爲出疆從事北方之强驕蹇沓負伐功怙力徼我厚幣使臣指顧公攝其詞詞達氣直虜皆震伏殫威命於專對輝光華於外區仁者之勇沛然餘力其爲太府丞浹日而理乃珥貂蟬實兼憲丞含章以承顧問秉直以司紀律修起故事京師肅然其爲華州徵赴行內以祭酒亞相使於北河其往也薊門不出關東多壘習俗故

態且相附離公則破其從約使循軌道其還也蒲坂旣阻王宮未淸棼棼二逆恣雎相合公則折其兇謀因以鬱没憑軾有勞扈蹕而旋益用尊禮大其職業司徼循也五校嚴備持重而不苛處綱轄也六職遵修舉直而不紊典禮樂也百神咸秩薦信而不黷其爲相也上載元聖下熙百工柔惠小物協寧大政推明常古之制章叙理平之業粹和而不耀敬讓而不居言陳於前不可悉數拜章八上然後得請其撫封也尤爲難理先是在宥推恩參授兵柄至有恃凶器

以邀好爵者氣燄不還風波相沿是邦再亂人用恫
恐上以爲陳留天下之效也非素重臣不可以率先
賦政公既受命與一二從事記室儒服而前不待裏
言不恃捍衛寬信夷易闓然風行長城大蔡藴在靈
府悍將伏罪齊人樂業四隣諸侯折中於公居四年
政成力疲累求入覲因條陳利病請制於未然上難
其繼以致歿代噫夫一邦之人得公而理失公而亂
刲介夫殺大吏猶原燎川潰於不可遏嚮公之嘉猷
密疏如前知焉其明智歟董氏在春秋時書法不隱

在戰國時贊明命聞於諸侯自膠西而下淳耀溢大
在魏有司徒昭在蜀有尚書令允扶義納忠以斡機
衡其族舊矣公曾祖仁琬梁州博士祖大禮贈右散
騎常侍考伯艮開州新浦主簿贈尚書左僕射三代
有令德而無貴仕蕃祉所鍾發爲追崇宜哉有子四
人祕書省著作郎全道祕書郎溪大理評事全素太
常寺太祝澥等其承學也專其就列也敬斬焉而孤
纍然以哀卜於先日象數協吉以某年十月丁酉奉
理命家法薄葬公於河南縣萬安山之原以前夫人

南陽張氏繼夫人京兆韋氏祔焉從周禮也惟公自筮仕至捐館四十五年無伐善無違德歷官三十六皆以理劾聞自建中以還居中分閫再調鼎實一人而已范文子所謂厚德者能享多福惟公有之全道等猶懼懿鑠之不承於後與陵谷之有遷也以德輿奉行公之命書者三宜金石刻故跡其誄謚而爲之銘其詞曰后王財物雋乂昭明以建皇極甫申居內方名理外周邦是式於惟隴西求福不回文武宣力調和公餗整訓長轂柔惠且直膠西章章道可匡王

屆相下國綿代儲慶至公德盛位實配德孑孑干旗
若往浚都俗既紓息翻翻素旗令旋洛師人用悽惻
惟是壤樹資於四布萬安之側德輝在茲永代有詞
於以篆刻

唐韓愈河中府木連理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始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入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師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於理天子是嘉俾賜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木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

明於大君紀於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

王抑余也奮肆姁媮不知所如願托頌詞長言之於

康衢頌曰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

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唐韓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名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

兵部侍郎李涵如廻紇立可敦詔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廻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廻紇之力焉約我爲市馬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

曰不敢復有意於大國自廻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廻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監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廻紇師助亂人心大

恐公既出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之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

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淸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之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職在庭侍中贊百僚賀中

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詞疾作不能
事凡將大臣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
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
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已復
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還上語
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入疾且損矣出語
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
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
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人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淸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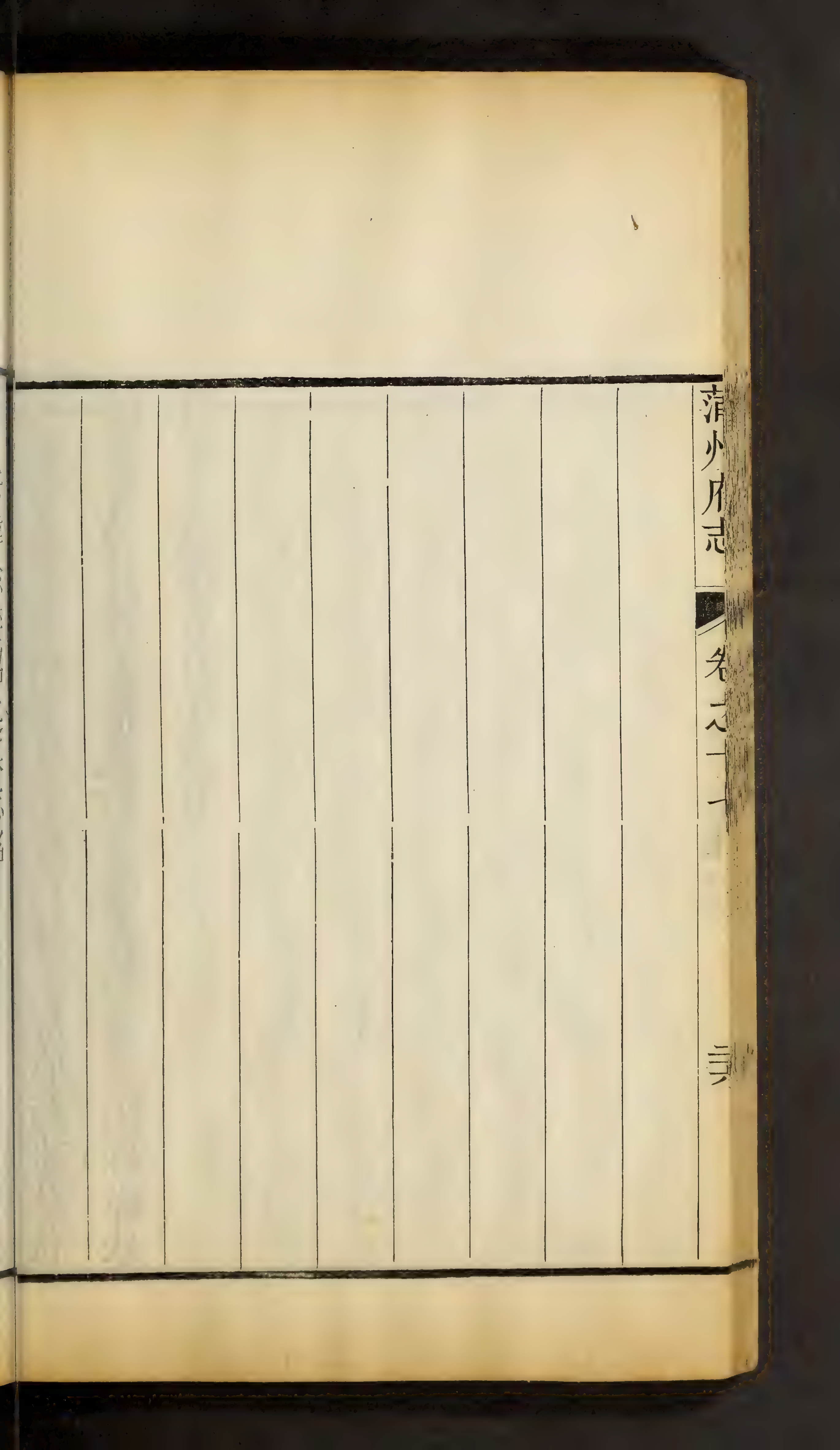
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
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
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鄆三軍
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
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之
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
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覸公之所爲以告曰公
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
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

故太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寧懼不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時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

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變化嘉木生白鵲集
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
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變惡者公與平之累請
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
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
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
外郎楊於陵來祭吊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
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
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闢其郛闤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
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
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
飲酒不謟笑好惡無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
問者曰吾志於敎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
祿大夫勲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
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公
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
祕書著作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

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
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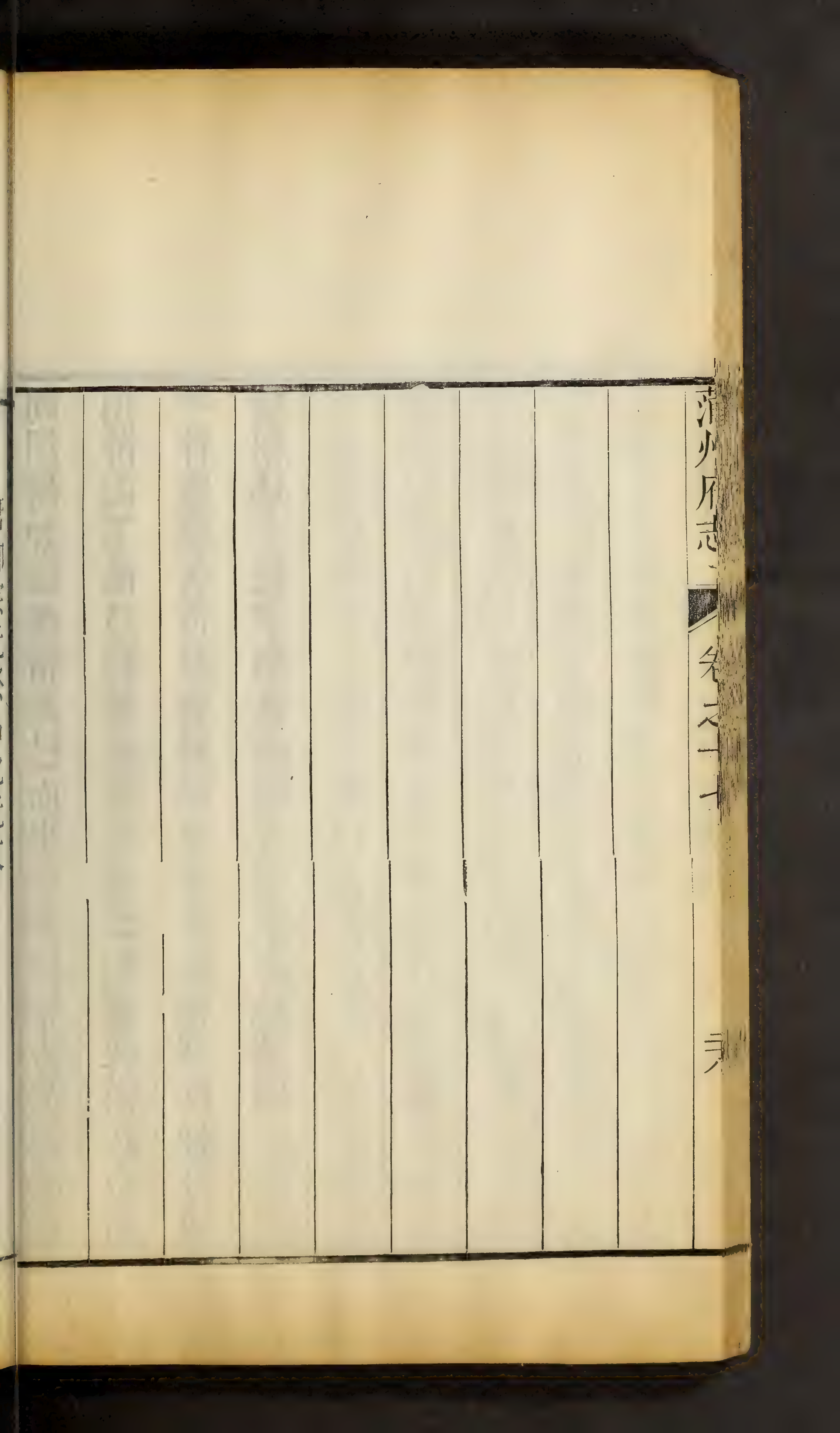


唐韓愈樊紹述墓志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古今文讃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

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

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唐柳宗元祭呂化光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尤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

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

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

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

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

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

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眞正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

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

從古至今於化光最爲太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

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

佷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
功不得施蚩蚩之甿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
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
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絶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
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
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
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爲
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
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

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
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珪爲璧以棲其魄
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
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
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
慟長絶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唐柳宗元呂侍御志銘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歷尚書禮部侍郎生四子溫恭儉讓恭字敬叔他名宗禮或以爲字實爲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横書曰我師尚父冑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符理平蔡兖冀幽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文不墜敎戒獨武事未克纘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

記預謀畫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後假嶺南道節
度判官至廣州病瘖瘧加瘠卒妻裴氏戸部尚書延
齡女有丈夫子三人爽瓌特女子三人柩如洛陽祔
葬於大墓呂氏世任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溫洎
恭名爲豪傑不幸溫刺衡州四十卒恭三十七又卒
世固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
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
乎興銘曰渢渢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
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劉禹錫呂衡州集序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蓂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

鋒兩科連中鋩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贊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

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儁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强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一善輙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

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廻注鵾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劉禹錫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分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幷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讐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舄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謇字某曾祖寶亂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才刺三郡金密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

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
覆露補崇文生歲滿調主簿書于亳之譙苦二邑又
尉于東畿之淸河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
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討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
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檝募勇
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
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毎發粟泝河北行
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迴遠必尅
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內史未幾淮海節
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
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丞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
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旣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
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

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悦元和十年某日薨於位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子凝爲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甲令礱碑石來乞辭以垂於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公名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

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爲德善灌注盈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由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游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河汾奫淪鼎氣歊雲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爲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續宣朔方邊師萬𡁎俟我嬴糧泝於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皂衣挽航膺索臂弧穹廬在旁

虜聞公名憚不敢覬安北已南列城相望率有備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廉於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蟄閩方不淑天集其禍公薨於寢玄賴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每每晉原鬱鬱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唐陸龜蒙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急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

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唐韋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

名位所以寵賢爵祿所以馭貴德盛者慶遠源深者流長垂裕後昆啟廸前烈今見其人矣薛氏之先奚仲爲夏車正仲虺爲湯左相與滕爭長薛實先封佐漢登台因而胙土河東冠族代不乏賢五代祖道衡隋吏部侍郎內史侍郎隋文帝創造霸圖發揮綸翰變當時之文體高祖收皇朝行臺金部員外天策府學士我太祖之經綸王業專掌詔檄擅經國之詞宗凡所事業著於史傳曾祖元超皇朝戶部尚書中書

令汾陽縣開國男丹青景化金玉王度訏謨載於盟
府故事留於臺閣祖毅皇朝鄜州洛交縣令太子舍
人父儒童皇朝京兆府醴泉縣丞贈梁州都督潛德
養蒙晦明藏用位不充量道屈安卑武子之德在人
太邱之世益茂府君諱舒字仲和醴泉府君之長子
也元和誕靈純粹特秀覃訏有異敏惠夙成聞詩禮
之義方深仁明之正性讀書知王霸大體覽史慕名
臣高節脫畧細務經濟遠圖銓衡賞擢年十九授華
州司士參軍從累土也轉相州司法參軍又遷岐州

司功參軍鄴郡舊都扶風左輔掾曹之選必先才地
以儒學飭吏以明察涖官筮仕之初有令名再命而
傴不忘循墻之恭三語故稱則聞趨府之譽堆案之
下析滯無虞天寶初寰宇昇平典刑攸叙旁求端士
以授法官拜大理寺丞敬爾絲獄有郡吏抵犯議合
惟輕台臣作威俾令從重伏念累日至於旬時苟有
動搖必將頗類彰書厥狀實曰非辜初秉直而不移
終忤權而獲罪貶青州司戶參軍君子曰守法不回
正也移官無慍達也道不可屈身屈何傷無何授金

州司馬遷夔州刺史舉淹滯擇廉平也至德初遷渝州刺史西通楚道北控漢中山鎮縉雲峽通明月歌來暮於巴俗願借留於梁境升課最矣君理行第一所居必聞冉季膺政事之科龔黃獲循良之首累遷巫溪二刺史兼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溪洞雜類則固已聞風素服小有底寧言語之所不通撫柔之化風靡寶應初皇上以四郊多壘五谿未安乃拜黔州刺史黔中經略招討觀察處置鹽鐵選補等大理卿兼御史中丞黔州者禹貢荊州之域秦開武陵郡其啟

土也大其貨殖也殷有廩君之土舟擅寡婦之丹穴
惠化所感無思不服昆明夷者廼西絕域也開池習
戰漢所未通遠聞德政琛賮尤物來獻於重譯紫泥
寶書屢榮於手詔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御史大夫河
東郡開國伯賞茂勲也十郡土氣百域異俗輕剽訾
窳姦宄矯虔示之以威信與之以禮讓華風變於夷
裔膏雨浹於殊壤方將作鎮藩翰永為長城天不慭
遺人將安仰以大厯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薨於溪州
之公館春秋六十有八勤王事也魏闕將朝未展韓

侯之覲荆州罷市深懷叔子之仁百蠻感動三軍雨泣惟君孝弟之性始於閨門忠義之誠聞於邦國少有大量幼而老成結綬勤王敬恭朝夕精誠可以應務明斷可以析疑毋推是心以接於物覣其廡下金盡散人氾觥室中衣無常主而雅好文酒醉猶溫克陶然忘機傲然自得儻來軒冕曾不在懷此則山簡之疎曠莊周之逍遙貴而不驕謙遜毋推於寮友寬而能恕喜慍不見於家人信大雅之保身中庸之蹈道況乎負才器以身許國剖郡符簡易成風政行於

南國者二紀領藩鎮者十年凡所條奏上簡聖心洊
實專征嘗受元戎之鉞我惟共理兼榮副相之印充
國之功宣北地伏波之式是南邦遺愛去思古今一
揆君外祖故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先朝碩德叔父
故陳留郡太守河南採訪使奇童當代名賢季弟前
吏部侍郎今宣州刺史宣歙等州觀察使邕朝之俊
茂隋朝至今掌綸翰者四葉天寶之後膺方面者三
人中外相門奕代文學閥閱之大莫之與京夫人京
兆韋氏故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虛心之次女婉淑之

德早映圖史柔明之姿動成師範方保榮於韓樂奄
追悼於潘詩以永泰二年三月殂逝巫州官舍追贈
扶風郡夫人從夫貴也長子舉鄉貢明經安親次子
左金吾衛兵曹安國早遵成訓皆成器業才行之美
孝友彰聞矢志不時相次淪夭三子永王府參軍安
郡髫稚之歲執親之喪致毀而終人踰所痛卜云其
吉列兆先塋不亡孝也第二女故梓州射洪縣令杜
滔妻至孝純深提攜孤幼江山險阻扶護言歸誠孝
所通龜筮協吉喪事不敢不勉備物必誠必信聖恩

震悼贈禮部尚書賻物三百疋仍令中使監護弔祭
儀仗禮優常等飾終之典廻日月於佳城詔葬之儀
濡雨露於泉隧以大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合祔於
萬年縣棲鳳原禮也季子太常寺奉禮郎遵誠協律
郎遵誨太祝遵訓等七人童丱而孤孺慕罔極松楸
已拱地邇先君棣蕚前彫瑩連愛子封之若斧尚行
夫子之規坎不及泉自合延陵之禮余忝內弟早荷
周旋傳盛德而備詳叙高行而無愧詞曰汾水源長
條山連岡鼎氣發祥大族其昌車正仕夏鈞衡佐湯

贛君法令內史文章德厚慶遠才優道彰中書政本
綸命傳芳時稱茂緒代濟業祉學小申韓藝通墳史
邦有良翰朝推端士析滯列曹申寃大理三黜無慍
九遷茲始州縣蹔勞雲霄則邇西南重鎮實倚長城
夷落風變蠻陬化行駐車決遣攬轡澄淸赤舃命服
朱輪錯衡霜飛憲簡露濕戎旌絕域輸欵殊方獻誠
牙璋既備介圭方覲仁則宜壽天胡不憖迢遞江山
悲凉旅櫬震悼宸扆哀痛藩鎮詔使護喪同盟執引
哀哀孝子煢煢孤亂銘德叙功庶乎傳信

唐王延昌河中府靈源公廟碑

中國經瀆河爲長上應析木下朝扶桑演崑崙踰積石繚大漠經龍門灌注九州之間經營萬里之外鱗介所宅神靈所都元冥總之以命官憑之以爲伯唐堯觀渚龍圖肇見周公沈璧榮光發祥元符之來彪炳彰灼古先哲后罔不欽崇奠封居之儀壇墠之制存乎祀典代以爲常則班固序漢書所謂河祠臨晉是也爾其南直太華左隣中條渭水過其傍汾脽揭其後風雲相盪精氣交馳於以禮神事之宜也不然

發源自遠地則多漫胡爲不昭晰於他邦獨受享於茲土前賢經始抑有其由至於春以泮凍秋以涸流初以歲禱終以報祈嘗醪有加騂駒是薦蓋以在雍州之域通天子之都地既稱雄禮云異數與夫淮流桐栢江出岷山僻在遐方莫我京也幽贊之力實賴河公澄濁爲清至於數四息昏墊之苦絶羨溢之憂濱河之人安無大害此靈長之德上善之功也祈以正直享以精誠未嘗不誘其衷而降之吉也或進以便佞言以矯誣未嘗不奪其魄而貽之禍也歲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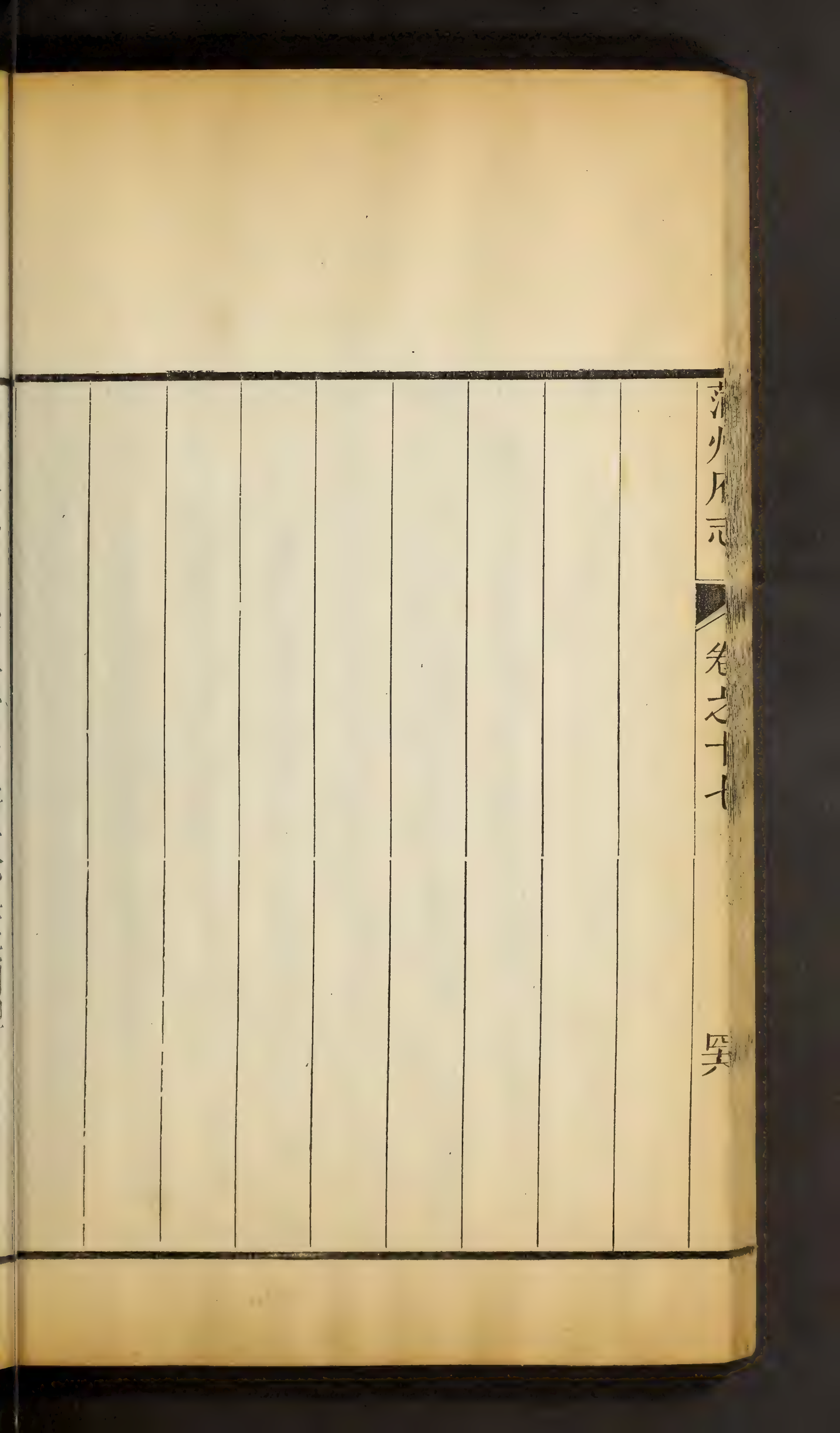
而作霖雨時大札以惠嘉生依仁而行惟德是輔天
寶歲安祿山稱兵朔裔肆逆東夏熖熾扇燥烝人爇
焉宗社有綴旒之危士庶啇阽危之懼太上南幸肅
宗北廵賊相張儒據有長安賊將崔乾祐固守蒲坂
今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時爲兵
部尚書門下平章事朔方節度使訓兵誓衆超百二
之險謂此邦底定則京師可圖虔禱於河潛軍以往
金鼓掩夜渠魁出奔遂收蒲城神所導也及師次渭
汭陰霧晦冥公假寢之際夢河神謂曰永豐倉側將

有急變不如速退姑以避之比全軍及郊虜已雲合克違寇難神所扶也其後李國貞之遇禍公復總戎故絳僕固懷恩之逆命公又出鎮河東大君日旰食中外騷擾公獨奮無前之勇馳不測之深始按節而來終莫酬其邁所謀必克無往不平再安叛渙神所相也爰自兵亂以迄於今時更十年代歷二聖國之氛霾惟河公蕩滌國之土宇惟河公廓開國之忠良惟河公保祐國之奸慝惟河公殄摧誠靡幽而不應澤罔微而不該得一以靈不其宜哉汾陽王深惟相

我屢崇昭報奉牲玉莫敢愛也致精意未嘗怠也每歲吉歷選自郊祖宮奠於堂戸之間則神之昆弟具在酹於屋漏之地則神之伉儷攸居朱壂相望男女無別公曰神人之主也禮政之源也人有上下則禮有內外之制人所謂否神其可哉盍築館於後以安靈匹乃諮於副元帥副使太子賓客御史大夫知河中府事崔公寓量功命日而後役於河西縣大夫李開不徵貨財不殫日力曾不踰月克復於成大厦耽耽鬱其特起內寢既立神儀穆然於是齒危髮禿之

老王端等進而稱曰大河浩蕩敝邑之望也自公仗鉞三至我里靈應肸蠁未嘗或欺國之克復實始於此安天步於鯢魭定人心於繹騷大君成湯武之功賢相保桓文之業皆神之由也矧內寢棘翼今茲有成此而無述何以示後願刻樂石以彰厥庸公敎曰諸公之辭固不可抑頌祇則可無推美於予幕客聞之敢繫辭曰浩浩長河中國之紀洪流激射橫制地理蒸雲吐霧薦圖効祉是曰經瀆斯爲德水聖唐六葉巨猾挻災搟邑靡城如霆如雷汾陽矯矯仗鉞而

來乃臨蒲坂神實先導乃亂渭水奕奕胥告嗟我上
相神之所勞汾陽之德溫恭正直柔嘉維則忠勤是
力秉心淵塞不測不克東西南北勦絕奸慝入登九
命一人是毘出統三軍四方是維維言祐之河公降
禧衆神在列曾未區别公爲之節內寢攸設寢廟亭
亭中外有經濯濯厥靈妃偶攸寧於戲祠宇焜燿中
土在河之滸在城之下刻茲片石昭灼千古



唐常仲儒修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筴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立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

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
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
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
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
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
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
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
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
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

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醨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大學之制刑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於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壓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諠闐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畧址於城得南端安焉出官府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戺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囂薄師之閲習吏之

譏訶寂寥於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黙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勲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典顯赫羣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亙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

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澒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徵禹之功水土共融徵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唐柳識弔夷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餧在其中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遯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一咤兮忘飢若有誚兮於巖之關豈不以冠㡀在於上屨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

道息坤維絶鯨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昬
纍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
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
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
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
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於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
歸飾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
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
然事非一端人各其志若旁通以皁厥躬應物以濟

共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

道而保生乃昜爲臣之不二

唐喬潭女媧陵記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大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瀨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

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
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
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
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
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
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
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
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寞應
肹蠁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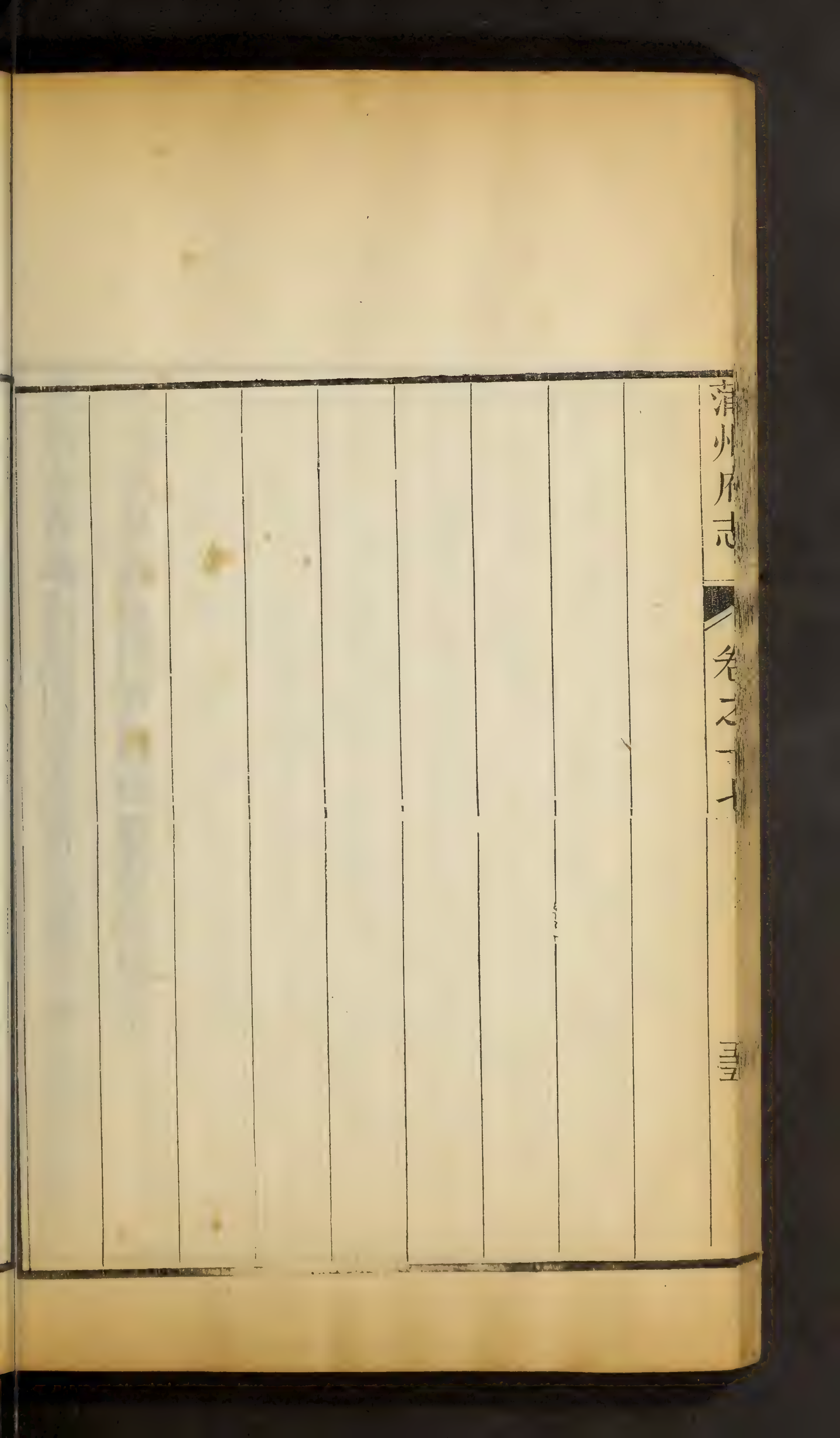
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邱之金精龍劒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邱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餘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妃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唐喬潭雙瀵泉賦

呀厚地而濫涌者有河東之瀵泉坼陰開竇沃日浮天初汩沒圓衡拂高山於尋祗之下復透迤遠注散餘波於馮夷之川爲神龍窟宅之土而致美爲陰陽蓄泄之所而通元將海日泓浤而照此豈坤儀挺拔以隳焉來何所自去何所止始開雙瀵發輝於汾魏之郊竟助洪流歸潮於渤澥之水借如月色初升晴空下凝繁星映而珠滿新月入而鈎澄泊乎風駭霧勃煙湧雲蒸則有鬼神儵閃以恍惚蛟螭鼓怒以噴

騰異物之與詭恠孰可得而備徵意以爲潛虛洞決脉流派別雖一河有隔終陰隙以相連故數眼分開涵碧虛而共潔是以百尺澄兮四空晶珠胎明兮沙岸皎洗拂煙埃蕩漾魚鳥亦凉生朱夏氣暖立冬守謙下以含道順畝澮以利農道則以物爲賓水則假利於春人有情於利水水無意以求人人之自僞我豈非眞故至人以水爲德以心爲鏡鏡雖明不利於人水至平不潛乎性故濮之爲澤也廣濮之爲鑒也靜若壅而閉則澤不能及物混而濁則鑒不能自正

故選士者象淸漢以含虛懷才者但明心而求映苟
能酌憲於茲泉則可以相鹽梅而翼聖



唐呂溫榮光幂河賦

麗乎天者曰漢紀乎地者惟河居上善以利物順朝宗而致和時否則爲災而獨昏塾運至則呈瑞以叶謳歌豈徒列四瀆以居貴與百川而隨波者乎當其布德惟新儲慶玆始濁色旣變榮光乃起乍若燭龍噴熖上騰鍾嶺之雲又似陽烏迴翔下落咸池之水增華一代振耀千祀信能陵宴海而比崇蔑浴日而專美時則纖埃不驚和風充盈大野初霽圓靈始淸皎且潔兮孤明不雜煥其炳兮五色斯呈祥煙斂彩

瑞日韜晶掩輕雲而旁屬拂薰風而上征百辟具瞻孰云其相照一人乃眷自合於皇明庶品昭蘇衆幽光被大哉有國之慶赫矣爲君之瑞瞳朧元黃熠爚丹翠洞鑒龍宮之人朗見馬圖之字浩浩滂洋致美化於陶唐復效靈於我皇先後叶德今古和光比屋觀其自化遐荒望以來王詎比流景集壇獨作郊天之應赤光照室空稱誕帝之祥而已哉客有目覩榮河心傾聖日儻餘光而見及庶幽谷之可出

唐閻伯璵蒲津河橋賦

壯三輔之雄極非魏國其伊那總魏國之繁隘非斯橋而豈他條山左臨高嶂東連於渤海晉關右抱浮梁西截於長河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魍魎旁飛畫鷁驚入浪之黿鼉竹笮其維不虞於奔濤擘赫金鏁斯纜何懼於層冰蹬峨川有梁兮希聞於揭涉王在鎬兮有格於來訛蓋取諸益其不謂何故馬卿之欻爾斯題請觀即事尾生之溘焉守死夫奚足多豈比夫虹能象之不可以來往鵲能塡兮不可以經過若斯

之利用吾賓薦之士亦可歌頌諸侯之盛績樂王化之雍和爾其薄烟霏霏初日杲杲遠之而望勢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乎蓬萊之横海島處其內則用當於無疏其間則屈而且抱憑險作固夾咽喉之重關用否而通連秦晉之長道東西水滸義非待於秦塡襟帶山河固可兼之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間萃柱上征殊馬援之標界石臺中聳若鼇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茲國況夫樞要作限通塞旁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嶬似火龍之飲川梁

勢編綿疑海鵬之點翼其拯物也有來斯適其濟時也遐方不極非夫蓄巨川之運迴斡地之力則何能掄梓材以當路臨要津而作式守此道也夫有何極然而物有成規國無虛費信彼才之可取奚此橋之獨貴使夫期河伯以獻珠與連城而照魏

唐皮日休首陽山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

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唐司空圖中條山居記

中條蹴蒲津東顧虞鄉纔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于眉宇之間故五峰頎然爲其冠珥是谿蔚然涵其濃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毁佛宫因爲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爲禎陵谿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於厥躬乃刻像大悲跂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

窻曰一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室
皜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間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
英特之士庶存聳激耳其上方之亭曰覽照懸瀑之
亭曰瑩心皆歸於釋氏以棲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
於鄉里不侵不侮處於山林物無夭伐亦足少庇子
孫且詎知他日復覩睟容訪陳跡者非今茲誓願之
證哉久於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啟三年丁未歲記

唐司空圖休休亭記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司空氏禎貽谿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愚竄避逾紀天復癸亥歲蒲稔人安既葺於壞垣之中搆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爲奇蓋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聵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闓顧謂吾曰吾常爲汝之師也汝昔矯於道鋭而

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谿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乎且又殁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秋七月記

唐司空圖注愍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粱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邱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棄黜而能以愍征爭勍於千載之下

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靣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悉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禀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讐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

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 唐司空圖書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

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莘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扳清厲乃其詩歌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司空圖說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鬐介之族著於方志焉王城谷司空氏曰禎貽溪其巖瀑尤爲陗束愚常派貯於庭欲資涵泳之翫或致於他所亦不更夕輙暴去前年捧詔西上後移疾華下則鄰之佛者遽至言石竇泉隙魚皆充牣愚熟念竟不能究其說而佛者謂吾久於是溪雖才嗇而命尫然撫其愛育之心足以達其物類蓋斯魚之產是欲信吾心於方將耳而愚尚以爲愧也且爲羇滞歲而後

魚集於故山之泉彼能違吾之心宅幽而遠害是有物致之且感愚之妄進姑欲全吾道而保退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唐司空圖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斲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之魁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文中子隋之大儒程伯淳常稱其書多佳言懿行陳同甫論學自揚雄後亦推王通獨朱考亭以爲文中子一書出於阮逸之僞作且疑當時未必果有其人又譏文中子爲村夫子謂唐之房杜李魏皆一世英傑恐莫肯俯首師之而所云事爲弟子者亦多未足信然自唐世皮日休林慎言司空圖諸公已盛道文中子覩表聖此碑大畧可見於此知考亭之論亦失之矯誣矣獨惟當時隋書成於魏玄成顧置其師而不爲

之立傳又不可曉也因斯碑而附述之

唐盧士倖段干木廟記

陝之芮東有祠署於道曰魏文侯師段干木廟謹按史傳語文侯過其廬必式呂覽云秦攻芮司馬康以先生深諫其君又按圖經云先生以原上草廬中高枕而卧秦遂解兵昔子貢救魯挾辯詐扶危主然後僅而獲免豈若先生靡勞師徒曠然宴息而國不加害民受其賜誠以德充氣融道義純備者矣貞元元年秋八月七日將仕郎前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范陽盧士倖載想遐蹤願誌遺廟銘曰鼎湖在南中條

在北洪河橫流以紀魏國天地湫靈山澤粹精惟公克生爲魏之楨鄰不加兵民用舒寧秦號虎狼殺厲重傷毒螫齗齗侵軼西疆瞻我仁人沛然知方以義以暴以柔以剛善師不陣古稱至德先生宴然婆娑偃息蓬居草廬是敬是式比彼干戈俄成禮則士之生世人爵爲貴功成不居惟德之懿士之避土或蹈遐裔公則靖民以義爲利我行其野祠宇巋然播詠仁風精誠若傳條山如礪河水如帶先生之德永永不昧

唐長孫儼漢丞相翟公碑

昔猗氏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高陵侯翟公諱方進字子威之墓公茂德洪業煇焯於漢廷公以儒術進歷京兆尹御史大夫公端肅莊厲守位以威嚴稱漢成帝器其能擢拜丞相公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飭法律故漢號爲通明相公內行修飭事繼母以孝聞有子曰宣曰義宣爲通儒歷南郡太守義耿介抗直以王莽悖亂攝政義忠烈憤激誓不顧死以東郡守扶順討逆師敗被誅天下感慕其忠而寃

其敗此所謂盛德之懿忠孝之門宜其光昭嗣續後
代其昌熾乎故公之後綿歷魏晉郡守列卿歷代不
絕晉處士湯名重當時國朝已還楚質木棲皆以文
詞登第守宰不可勝記則公之盛德忠烈烜乎其有
後矣公之宅地廣斥松櫝森列洎貞元初懷光阻兵
詔太原尹節度使馬燧討之馬燧宿兵十萬屯於城
中當賊之隧井堙木刊故公之松檟蕩然槎摧矣公
之碑記折墜草莽矣頹圯損廢綿歷三紀故宗長翟
春暨宗人翟鼎等一二人相與謀曰文記堙㓕何以

彰我祖之休烈松檀摧槎何以識宅兆之封域遂與
宗人翟鼎等三十八人協心一力建豎舊碑刻剔榛莽
以文字磨礱將刱碑以表之上啓於邑宰李公公以
爲政之本莫先於教孝爲禮之基莫大於敬宗子能
以尊祖爲孝則吾政幾敷矣其宗長翟瑀及宗人等
以儋嘗忝在李公之遊固請爲記輒敢紀其舊跡及
宗人重建碑之年月日以表云公本汝南上蔡人歸
葬本郡值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遷改葬於此
故諸孫代爲河東猗氏人長慶二年歲壬寅八月己

未朔二十日建

